

百年淬炼“医中大将”

——记解放军总医院百岁医学专家牟善初

本报记者 姜天骄

时代先锋

他静静躺在病榻上，慈眉善目，神态安详。百年人生漫长而又短暂，对医学事业的无悔选择让他在期颐之年仍然感到充实而幸福。

牟善初，解放军总医院百岁医学专家，他用光辉而灿烂的人生诠释了：什么是大医大爱，从他丰富的人生经历中，我们读懂了生命的真谛。

保健专家

牟善初早年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。毕业那年，学生用抽签的方式决定毕业后的从医之路是“军用”方向，抑或是“民用”方向。

在牟善初心目中，铁血男儿的志向应该是“奔赴战场，驱赶日寇”，然而，命运却跟他开了个玩笑，偏偏让他抽到了“民用”签。恰好，一位抽到“军用”签的同学因种种原因不能从军，牟善初欣喜若狂，私下与同学进行了调换。

1944年，牟善初如愿奔赴云南腾冲抗日前线，成为一名军医。在炮火纷飞的战场，他和队友们冒着枪林弹雨，抢救了一个又一个抗日军人的生命。这段特殊的经历，锤炼了牟善初的意志品格和责任担当，更锤炼了他临危不乱的救治能力。

中国革命的艰苦卓绝，为民族和国家培养造就了一大批集卓越功勋、杰出才能、传奇人生和重大影响于一身的伟大领袖人物和开国将帅，他们是中国人民巨大的政治力量和精神支柱，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具有无可估量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。保证他们身体健康、精力充沛，才能有力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。

1968年初，周恩来总理指示有关部门，将共和国一大批军事、政治将领的医疗保健工作统一交由解放军总医院负责。1974年春，牟善初奉命调至解放军总医院工作，开始从事共和国开国元勋的医疗保健工作，一干就是几十年。

这是一项庄严而神圣的使命。当年，他在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工作时，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担任一位老帅的保健医生。后来，上级将这位老帅从南方调至北京，以利休养。当时，老帅重住进总医院。基于牟善初和他曾是密切“医患组合”，总医院让他们再次“组合”。

在总医院见到老首长后，牟善初潸然泪下。作为上过战场的军人，牟善初对这位彪炳史册的老帅有着更多的敬意，而在曾经的长期“组合”中，首长对他采取的种种保健措施所表现出的极大信任与配合，更加深了他对首长的爱戴。他暗下决心，尽快让首长好转起来！

为了这个庄严承诺，牟善初每天十几个小时守在老帅身旁，仔细观察病情，仔细研究病例。他发现，老帅虽然身患多种疾病，但心功能尚好，这是有利条件。在几个不利因素中，最为突出的是，老帅长期服用的一种药物产生了毒副作用，致使脑细胞受损，时而幻视，时而焦虑。为证实自己的分析是否准确，他到图书馆查阅国外资料，终于在英文版《神经病学手册》



▲ 牟善初(右前)在带领团队做实验。(资料图片)

中找到了相关病例。

病因找到了！牟善初大喜过望。征得家属同意，他果断实施新的治疗方案。奇迹很快发生，仅半个月，药物毒副反应基本消失，病情一天比一天好转。随后，他对老帅施以中药和饮食调理，以便恢复体力；接着，他根据不同疾病，采取相应的治疗和保健措施。

就这样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老帅顽强地同多种疾病抗争了12年，以94岁高龄谢世。这12年，是岁月对功勋老帅的一份馈赠，也是牟善初在医疗保健领域创下了一个奇迹。

在医疗保健事业中，牟善初一次又一次从死亡线上抢救生命，一天又一天守护在病榻旁与病魔展开持久战……中央领导称赞他“治疗有方，临危不乱，堪称医中大将”，牟善初却说：“这是一名普通医生对病人最基本的责任，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对老一辈革命家最朴素的感情。”

送走“瘟神”

“绿水青山枉自多，华佗无奈小虫何。”诗句中的小虫，学名血吸虫，主要流行于我国华东沿江地区的河流湖泊，虫体很小，肉眼看不见，人们习以为常地、毫无防范地天天饮用或接触这带虫之水，引发血吸虫病。罹患这种病的人，初始症状是

发烧腹泻，随后是面黄肌瘦，肝脾肿大，再往后，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直至丧失生命，当地百姓把这种病叫做“瘟神”。

旧中国缺医少药，对“瘟神”无可奈何，以致不少村落断门绝烟，田地荒芜。此种惨景，毛泽东主席在他著名的《送瘟神》诗作中有形象描述：“千村薜荔人遗矢，万户萧疏鬼唱歌。”新中国岂能让小虫如此猖獗，岂能让苍生蒙此大难！一场声势浩大的围剿“瘟神”战役在华东多个战场打响。

1950年，牟善初受命出征，担任某防治站副站长。他像当年在抗日疆场抢救伤员那样忘我奔忙，日夜走访病情严重的病人和村庄，认真查阅中外书刊记载的相关病例和治疗措施。很快，一个凝结着他心血和汗水的快速有效的“送瘟神”方案形成了，涵盖了血吸虫的生存环境、生活习性、致病途径以及相应的预防和治疗措施。接着，他开班授课，培养围剿“瘟神”的人才。学员们带着他研究防治血吸虫病的知识和措施，走进农舍，走向田间。一场鏖战之后，血吸虫在牟善初和广大医务人员面前终于败下阵来。越来越多的村民得以康复，越来越多的农田得以复耕。

在这次战役中，牟善初还攻克了一道药学难题。当时，治疗血吸虫病的主要方法是锑剂疗法。这种锑剂药品虽有一定疗效，但毒副作用很大，而且，病人需要

连续用药21天，对肝脏和心脏损害严重。怎样才能减少该药的毒副作用？牟善初夜以继日地做实验、分析和总结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锑剂的使用天数由原来的21天减少到6天。这一结果，使无数病人既免遭了“瘟神”的折磨，又明显降低了锑剂药品的毒副作用。在新中国历史上，这是第一次以大兵团抗击大范围疾病，为期数年，最终大获全胜。

医者大爱

随着我国老年人口日益增多，老年医学临床工作任务日趋繁重，老年医学研究工作亟待拓展。上世纪70年代末，牟善初高瞻远瞩，组建了全军第一个老年医学研究室，如今已发展成为全国重点学科，成果一批又一批，享誉军内外、国内外。

他主编了《现代老年急症学》《现代老年肾脏病学》《新编内科学》，参编著作10余部，发表论文百余篇，涉及的老年疾病有糖尿病、高血压病、冠心病、骨质疏松、呼吸衰竭、肾功能衰竭等几十种。这些著作和论文，对预防和治疗老年疾病有很强的指导和推动作用。他在担任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第三届主任委员期间，倡导按专业组建了9个专业学组，多次召开国际老年学术研讨会，为推动中国和世界老年医学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牟善初总是说，医生治病救人，第一原则就是要把病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，不能无的放矢，更不能怕担责任。为了这个原则，他一生都在为医学事业孜孜以求。

他的秘书周桂芳告诉《经济日报》记者，牟老90多岁时，每天晚上看完新闻联播后还要伏案阅读。即使生病住院，他仍在研读最新的医学杂志。除此之外，每周三、五还坚持去他服务了半个世纪的病区查房、会诊，每次在病房里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。

解放军总医院的护士记得，90高龄时，牟老仍坚持每天8点之前准时赶到办公室，每周教学查房，给进修生、轮转生讲课，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无私地传授给学生。

总医院老年心内科主任医师李小鹰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。那年，牟老做前列腺摘除手术，术后住院卧床治疗。李小鹰因为一位住院病人长期发热不想请他，就拿着病人的胸片去病房请教。一进病房，就看到牟老躺在床上，面色苍白，床下的引流瓶内都是血性引流液。李小鹰一时不忍打扰，就把片子藏在身后，但牟老还是看见了。他说：“那是病人的片子吧？拿出来我看一看！”他看完片子仔细讲述了自己的意见，正说着，一阵疼痛袭来，他停了下来，闭上双眼，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。李小鹰当时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与内疚：“对不起，牟老，我们真不该来！”牟老睁开眼笑笑说：“没关系，只要病人有事，随时叫我！”

曾任总医院副院长，分管医疗保健工作30多年的赵毅刚告诉记者：“从来没听到哪位病人或家属提他的意见。有的首长谢世后，家属反过来安慰他不要难过，要好好保重身体，这种情谊在医患关系中难能可贵。”

牟善初说，“我和患者的关系好似大树离不开泥土。”他这一棵医学大树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滋养和孕育他的土地。

11月15日晚上，夜色渐浓，华灯初上，在安徽来安县汊河镇相官村村头的广场上，电影放映员王才祥调试好机器，开始了当晚的放映。今天放的是前段时间热映的《湄公河行动》，原本要花好几十元才能观赏的电影，如今村民们可以免费看了。观影的群众时而俯身时而面带凝重，时而泪眼婆娑。看见这样的场面，王才祥露出满意的笑容。

王才祥是来安县的一位老电影放映员，自上世纪80年代入行至今，他已在这个岗位上坚守了35年。35年里，王才祥累计行程近5万公里，累计放映达1.02万多场，用银幕为农村带去一场场文化盛宴。看电影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，电影放映机也由早期的大块头一步步更新至小巧玲珑的数码机器，唯一不变的，是他对这份工作的热爱之情。“我从小就对电影特别感兴趣，一部片子看几遍都不腻，也乐意和大家分享我的快乐，所以选择了这个职业。”回忆起往事，王才祥慈祥的脸上挂着微笑。

1980年，王才祥第一次接触了电影放映机，从此就一发不可收。之后的一个偶然机会，他参加了县里组织的电影放映培训班。顺利结业后，他如愿以偿，成为一名专业的电影放映员。

“那时的放映员，就像现在明星一样，到处都盼着你去。”王才祥笑着说。为让群众提前知道放映消息，他一般都会在放映前几天，自制电影海报去村子里张贴。放映当天，他总是早早和搭档推着小推车，赶到村里场地，架好设备。电影开始前，群众会围着放映机问这问那，村里的孩童还会掀起幕布，看后面究竟藏着什么。每到这时，他就会主动给乡亲们来个电影知识大科普。“幕布后面啥也没有，甭看啦！”“能放出画面全靠这机器，瞧，这里就是搁胶片的地方……”

“那时候我们才十来岁，没见过电视长啥样，平时也没有什么娱乐，就整天盼着看电影。这些在夜晚撑开的大银幕，给我们的童年带来了无穷乐趣，真的非常感谢这些放映员。”家住相官村的张家祥说。

上个世纪90年代，随着电视机的普及，室内影院的兴建，再加上各种娱乐活动“百花齐放”，农村电影放映进入了严冬期。王才祥的很多同事都顶不住压力，纷纷改行。也有同事劝老王为自己的出路考虑，却被老王断然拒绝，“只要还有一个人看，我就会坚持放下去。”凭着对电影事业的热爱，他咬牙撑了下来。

在苦苦支撑了十余年后，王才祥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。为配合国家2131工程，丰富农村精神文化生活，近年来，省文化部门组织了“电影进村”活动，以“政府埋单，百姓享受”方式，保证广大村民每个月都能看上一场好电影。活动受到了农民的欢迎，也让王才祥这样的老电影放映员重新回到了村民的视野里，事业迎来了“第二春”。“现在放电影，政府给发补贴，一场电影补助100元，每月能有好几千元的收入。”老王的语气里充满了感激。

一晃三十载，王才祥已从当年的毛头小伙变成了半百老人，但对电影的挚爱从未改变。

回乡创业 带富乡亲



江苏海安县是全国有名的钩针衣和编织加工之乡。2008年，杨海燕看中这个行业的市场前景，放弃苏州的白领工作，返回家乡城东镇石庄村注册成立了海安燕苏服饰编结厂。经过不懈努力，公司越办越红火。通过采取“公司+农户”的模式，她将公司订单分发到相关农户家中，让留守妇女利用农闲之时进行加工，带动了300多家共同致富。目前，杨海燕创办的公司的钩针衣产品已经远销日本、韩国等国家。

图为杨海燕在检查即将出厂的产品。向中林摄

行进中国 精彩故事

每个故事都是时代印记



本版编辑 郎冰

邮箱 jjrbzggs@163.com

最美志愿者

一场场互联网+公益的爱心接力

——记浙江省湖州市网络公益联盟

本报记者 黄平 通讯员 徐燕飞

2012年，受纪录短片《和你在一起》的深深触动，周秀梅决定为片中描述的自闭症儿童群体做些事情。和扬帆康健园联系后，她不断向社会传播自闭症知识，并通过团队为无钱治疗的自闭症儿童提供帮助。她说，“会一直义无反顾地帮助这些孩子”。

周秀梅的病情逐渐开始恶化。“有一次，在给白血病女孩作宣传活动时，我感觉自己快要倒下，一直硬撑着。活动结束后的第二天，我发了高烧，无法下床。”她回忆道。2014年6月，因脏器衰竭，周秀梅躺在重症监护室，昏迷了11天。医生见状，交代家属准备后事。然而，命运之神又一次光顾——她奇迹般地活了下来。

“做公益之后才发现，有各种想象不到的辛苦。可每当做完活动，老人和孩子紧握我们的手不肯松开时，我就想，不管再辛苦，也应该坚持做下去。”周秀梅说，“公益带给我快乐，做公益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选择。”

周秀梅身体力行影响着身边的人。在德清县武康街道振兴社区的农贸市场门口，有一家名为“雨花斋”的素食餐厅，每天为过往路人提供免费午餐。餐厅的发

提供素食的餐厅，它还为社会爱心人士传播正能量搭建了平台。坐落在五四村的“义丰花卉”定期给雨花斋送来时令蔬菜；佐力有机生态园也源源不断地往雨花斋配送蔬菜；一位在劳岭村开农场的台州商人运了几车天然有机蔬菜过来，放下菜笑呵呵地扭头就走；在湖州埭溪种植有机大米的邓庄主把亩产量只有300斤、每斤售价16元的大米免费送到店里……

爱心传递就像一场接力赛，在志愿者们的带动下，越来越多人加入到“网络公益联盟”中来。滴水公益、春百合、春蚕、爱飞扬等，他们因网络汇聚在一起，使志愿服务成为湖州城市文明的一道亮丽风景线。

从最初的几个爱心群，到目前拥有统一注册的48个公益团队、1.3万余名爱心志愿者的大家庭，湖州市网络公益联盟成立7年来，以网络为平台，汇聚社会各方力量，设立爱心助学、助残服务等12类公益项目，共结对资助贫困学生近千人，发放数百万元爱心款和物资。如今，爱心网友的足迹已从浙江湖州延伸到了贵州、云南、四川、江西等省，焕发出更强大的生机。